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参评作品推荐表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题目 | 勤劳吹开幸福花 | 体裁 | 报告文学 |
| 字数 | 2808 |
| 作者（主创人员） | 兰天智 | 编辑 | 毛成玲 |
| 刊载单位 | 巴音郭楞日报社 | 发表日期 | 2020年7月6日 |
| 刊发版面名称及版次 | 8版《笔会》 |
| 自荐作品所获奖项名称省部级或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社（台）级二等奖以上新闻奖 |  |
| 联系人(作者) | 兰天智 | 手机 | 18999028825 |
| 电话 | 0996—2213850 | E-mail | 1442790037@qq.com |
| 地址 | 新疆库尔勒市广场路1号巴音郭楞日报社 | 邮编 | 841000 |
| 仅限自荐作品填写 | 推荐人姓名 |  | 单位及职称 |  | 电话 |  |
| 推荐人姓名 |  | 单位及职称 |  | 电话 |  |
| 参评作品简介 | 2020年6月，兰天智在巴州轮台县草湖乡可可桥村下沉期间，收获了该村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，深切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变化，遂选取了阿斯木·玉散、祖热木·玉散、玉散·热加甫三个代表性的人物故事，创作了报告文学《勤劳吹开幸福花》。作品主题突出、内容详实、构思巧妙、写法新颖、语言简洁、文风朴实，阅读起来清新质朴，轻松愉悦。 |
| 全媒体传播实效 | 作品在《巴音郭楞日报》刊出后，被省部级纯文学刊物《西部散文选刊》以及中国西部散文网、澎湃新闻网、巴州零距离等进行全文转载，引发人们纷纷评论：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！”同时，也对该村“访惠聚”驻村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 |
| 推荐理由 | 作品语言简洁，文笔流畅，以独特的叙事手法，把可可桥村农民脱贫致富的过程和摆脱贫困后农民内心深处的变化，以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。故事内容鲜活，生动感人，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签名：年 月 日 |
| 初评评语 | 签名：年 月 日 |

此表可从中国记协网www.zgjx.cn下载。

# 勤劳吹开幸福花

□兰天智

六月的塔里木绿意盎然，热情似火。地处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县草湖乡像一幅恢宏瑰丽的油画，胡杨含笑弹奏幸福琴弦，绿草随风摇曳描绘小康画卷……

 可可桥村是草湖乡下辖的六个行政村之一，是2002年塔里木河生态移民整体搬迁的年轻新村。此时，它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，大步迈向实现小康之路。

 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。

 前几天，我在可可桥村里住了几天，收获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,也感受了老乡们内心深处的变化。

从握手到动手

 可可桥村地处草湖乡的“肚脐眼”上，自然环境恶劣，土地贫瘠，村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。

 可可桥村第一书记、“访惠聚”工作队长张明东横下一条心，一定要把村民的贫困日子像竹笋一样，一层一层剥掉。

 然而，张明东带领工作队员第一次在村中入户走访时，看到的情况不容乐观。

 “那是谁啊，他怎么没有去干活呢？”

 “还能有谁？是阿斯木·玉散，他在等着和你握手呢！”一个村干部说。

 张明东没有明白。

 阿斯木脸上堆着笑，主动走上前来，握住了张明东的手，一股浓浓的酒味扑面而来。

 “你怎么没有出去干活呢？”张明东关切地问。

 “我为啥要干活？” 阿斯木反问道。

 “别人都在忙着挣钱，你还……”

 “我有工资。”阿斯木没等张明东说完，嘴里就蹦出四个字。

 张明东有些吃惊。

 阿斯木说的工资，是村里给他和儿子的低保，每月共500元。

 马瘦了不吃，人穷了不干。越穷越懒！

 原来，阿斯木的媳妇下肢残疾，在儿子3岁时，她的娘家人要阿斯木一家回喀什生活。阿斯木不肯，遂离了婚，带着儿子艰难生活。

 从此，阿斯木一蹶不振。

 村里给他们父子俩申请了低保。有人来慰问、援助，村里总是安排到他家。

 慢慢地，阿斯木尝到了“甜头”——家中只要来了“客人”，握握手，就有收获，或是几百元钱，或是米面油，或是几只羊，或是鸡苗、鹅苗……

 这一次，阿斯木有点失望。

 光给钱给物不行！要想拔掉穷根，首先要改变他们“等靠要”的懒惰思想。

 一个“懒”字像刀一样横在张明东的心里。要先帮思想、扶志向。

 “阿斯木，我们给你联系活，你要出去干活挣钱。”

 阿斯木一个劲儿地摇头。

 第一次以失败而告终。

 张明东不死心，三番五次登门开导。

 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张明东又一次和村干部来到阿斯木家，这次的促膝长谈取得了一定进展。不过，阿斯木提出了一个令他担心的问题。他出去打工了，孩子怎么办，谁来看管？

 只要出去打工，孩子由村里集体托管。张明东的话掷地有声。

 孩子安顿好后，阿斯木放心地出了门。工作队给他在一家轧花厂联系了一份工作，从7月份到年底，他挣了17000余元钱，满是沧桑的脸上开出了春天的花朵。

 打这以后，阿斯木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扔掉了酒瓶，主动打电话给村干部，寻找挣钱更多的活儿。他像是被打了鸡血一样，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在建筑工地、轧花厂、田间地头，哪儿有活就在哪儿干，哪儿挣钱就在哪儿干，成了方圆百里最能吃苦的人。他逢人便说，现在，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，生活有了奔头。

 “我现在光靠打零工每年可以收入3万元。”阿斯木伸出了3个手指头，脸红扑扑的，像苹果一样。

 “打零工不稳定，村里还给了我扶贫羊，在合作社托养，已经发展到65只羊了，再过三年就可以达到150多只。”阿斯木笑着说，“我不再等着握手了，要自己动手，创造富裕生活。”

 村里第一家西餐厅

 天还没亮透，圈里的羊儿便“咩咩”地叫起来，祖热木·玉散醒来，略微收拾一下，放羊儿出去吃草。

 这是她家的宝。

 自从村里给祖热木发了扶贫母羊后，她就天天跟着羊群转。羊群走到哪儿，她就跟到哪儿。羊儿三五成群地把头藏进梭梭树下，她则把身子蜷缩在红柳枝中。

 她顶着烈日，迎着黄沙，脸黑得像锅底。

 羊的数量从十几只到几十只，再到上百只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祖热木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，尤其是两条腿，像两根烤肉的钎子，每走一步，都会戳痛她的心。有时，她跟不上移动的羊群，只好拖着疼痛的双腿独自流泪。

 祖热木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村里成立了养殖合作社，把村里所有的羊群集中起来，统一养殖，统一管理。

 祖热木算了一笔账，自己家的100多只羊一年至少可以繁殖50只羊羔，给合作社10只作为管理费外，还可增加40只羊。最主要的是，村里根据她的实际情况，又给她特设一个岗位——打扫村里卫生，每月可以收入500元钱，通过就业给她的幸福生活加上一道“保险”。

 现在，祖热木心里越来越亮堂了。她时常在想，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，有创业补贴、免息贷款，为何不自己开创个事业呢？

 祖热木和女儿阿曼古丽·肉孜商量后，女儿提出开一家西餐厅。

 “西餐厅？那是电视里的场景，城里人喜欢，农村不行吧？”

 “妈，城里人能享受的我们农村人照样可以享受。我们就开西餐厅，村里第一家西餐厅。”

 “开西餐厅，技术怎么学，厨师哪里找？”

 “加盟。不过……加盟要多掏一笔加盟费，钱从哪儿来呢？”阿曼古丽说出了内心的担忧。

 “村里组织我们技术培训时，听说可以贷款，不要利息的贷款。”

 “我算了一下，加盟费、房租、装修，还要请个大师傅，投资不少呢，我们没有经验，赔了怎么办？”阿曼古丽犹豫了。

 “没事的，就是全赔了也不怕。还有那100多只羊给我们兜底呢，大胆干吧！”祖热木信心满满地鼓励女儿。

 2020年1月26日，祖热木的西餐厅开业了，70多平方米，面积不大，装修得却很精致。在一排餐馆中，西餐厅十分显眼，像大漠深处盛开的红柳花，格外鲜艳、美丽。

红柳花映红村庄

 玉散·热加甫老人是村里唯一养驴的人。

 “别人有的我都有，别人没有的我也有。”玉散掰着手指头说，“土地流转费有，草场补贴有，100多只羊有，牛也有，毛驴嘛，别人没有，我有。”

 原来，他早就打起了养驴的如意算盘。

 可可桥村有16.85万亩草场，牛、羊是滚动在绿毯上的“金豆豆”。玉散养驴虽说是小打小闹，只有6头，对他而言，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。

 “我养驴喝驴奶，驴奶是好东西，喝了身体是这个样子的。” 玉散边说边像小孩一样跳了起来。“现在我们的生活亚克西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啥困难也没有。” 玉散竖起大拇指说，“我今年75岁了，天天喝驴奶，把身体养好，要活到100岁，好好享享福。”他把“好”字拖得好长好长。

 “驴奶一公斤100元，我喝的（驴奶）有，卖的也有。去年我卖掉一头毛驴就挣了一万多元。” 玉散的脸上乐开了花，幸福和自豪溢于言表。

 转过身，玉散从墙上挂着的一排乐器中，取下都塔尔，然后盘腿而坐，弹唱起来。他的小儿子亚库普·谢姆西凯麦尔听到后，急匆匆进屋，拿起手鼓配合敲打起来；玉散正在厨房忙活的女儿喀日宰·玉散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出了厨房，欢快地跳起了舞蹈；坐在玉散旁边玩耍的小孙子、小孙女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，像两只飞来飞去的蝴蝶。

 “共产党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，哪里有了共产党，呼儿嗨哟，哪里人民得解放……”

 玉散弹唱了一首又一首歌，歌声在村子上空久久回荡。唱到动情处，玉散闭紧了双眼，提高了声音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泪水从眼眶中溢了出来。这是幸福的泪，也是感恩的泪。

 走出玉散家，我们欣喜地看到，门前的夹竹桃花一朵朵、一簇簇开得正艳。房屋周围，东一丛、西一片的红柳花也竞相绽放，映红了整个村庄……